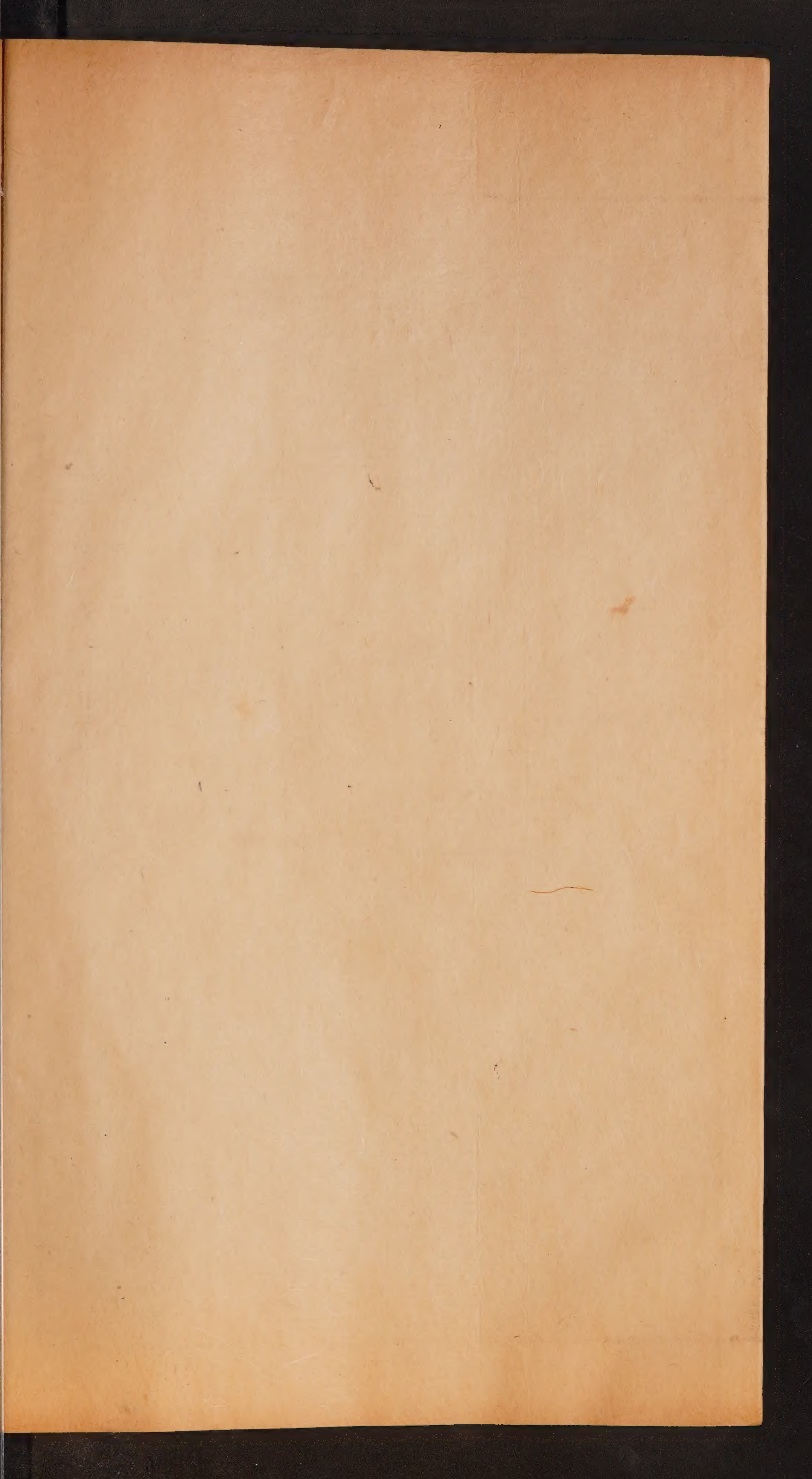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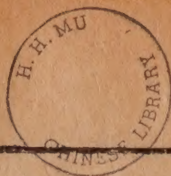




融歸光武始末具本傳中

融之歸漢以當時天命人事有必與之兆耳豈曰可觀望而不觀筆者

任彼自擇去就最高

光武賜竇融璽書

制詔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屬國都尉勞鎮守邊五郡兵馬精彊倉庫有蓄民庶殷富外則折挫羌胡內則百姓蒙福威德流聞虛心相望道路隔塞邑邑何已長史所奉書獻馬悉至深知厚意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章懷曰猶蒯通云與楚則楚勝與漢則漢勝）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諸事具長史所見將軍所知王者迭興千載一會（言時難得而易失也）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周室微弱齊桓晉文輔之以霸天下）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

擣其心腹

檄書既至河西咸驚以為天子明見萬里之外網羅張立之情

時定（蒯通說韓信曰三分天下鼎足而立）天下未幷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效尉佗制七郡之計（秦胡亥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語曰番禺負山險阻南北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可為國故召公即令行南國尉事地理志曰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越之分也此為七郡也效致也流俗本作效者誤也）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已事而已今以黃金二百斤賜將軍便宜輒言（因授融為涼州牧）

張以忠曰此詔闊大雍容而寓感激鼓動深於駕馭豪傑者

又曰竇融秉時奮跡依附日月以成功名雖曰不背其舊主哉蓋亦灼見劉氏必再興爾

不然圖出河西之月何不聞有與復之恩
而僅僅爲遺種計也觀時變動趣勢徼功
若融者可謂識時務之俊傑而不必爲不
二心之純臣

范史賛云行不喻方言不失正仕不急進貞不違時觀此論叙炎漢之龍與杜豪奸之虎視洵非有卓見者不能

帝王之祚一節泛論帝王之興以申前意

班彪王命論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暨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于應天順人其揆一焉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于春秋（謂士會歸晉其處者爲劉氏）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章赤帝之符繇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然後精誠通于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能爲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崛起在此位者

高祖起布衣好雄多緣之生心故只就高祖反覆議論

通篇只形容神器有命二句

歷叙數子無成以証神器有命之說

也崛起特起也世俗見高祖興于布衣高祖起于亭長故曰布衣不達其故以爲適遭暴亂得奮其劒遊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語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悲夫此世之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豈徒闇于天道哉又不覩之于人事矣夫餓饉流隸饑寒道路思有短褐之襲擔石之蓄所願不過一金然終于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言不但神器有命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罹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強如梁籍項梁項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鑕烹醢分裂又況幺麼不

當秦之末舉二母之知命以諷隗囂

及數子而欲闇奸天位者乎是故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燕雀之疇不奮六翮之用棄梲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斗筲之子不秉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鼎卦之四爻辭也餗食也音速不勝其任也當秦之末豪傑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爲子家婦而世貧賤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爲漢將而母獲于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

自當秦之末至帝王之分決矣說二母之知命以愧奸雄之心

此下申言高祖受命之事自此至成帝業是一意應上必有明聖顯懿之德數語

固勉陵其後果定于漢陵爲宰相封侯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全宗祀于無窮垂策書于春秋而況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高祖爲人隆準而龍顏美鬚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高祖任張良以運籌委蕭何以關內加之以信誠好謀達于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繇己從諫如順流趣時如響赴如響之赴聲也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悟戍卒之言斷

自此至非人力也是一意應上然後爲鬼神所福享數語

此下參以神怪似非純于義理者然其意主于折奸雄覬幸之心君子當有取焉

歷古今以下條陳利害收拾前意而總結之

懷土之情（洛陽近沛高祖都關中故云斷懷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舉韓信于行陣收陳平于亡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若乃靈瑞符應又可略聞矣初劉媼妊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暝有龍蛇之怪乃其長而多靈有異于衆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券呂公覩形而進女秦皇東遊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取舍不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而苟昧于權利越次妄據

末段回顧轉盼無一字不精神而煞語與起語相照尤顧盼有情

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斧鉞之誅英雄誠知覺悟畏若（若順也）禍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嬰陵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距逐鹿之瞽說審神器之有授毋貪不可幾爲二母之所笑則福祚留于子孫天祿其永終矣

劉勰曰二班兩劉奕葉繼采舊說以爲固文優彪歆學精向然王命清辨新序該練璿璧產于崑崗亦難得而踰本矣

張以忠曰卓識名言精明痛快

諸引文證皆舉先以明後以示作者必有所祖述也

以歌荐廟以瑞紀年應樂府協律之事

班固兩都賦序

或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昔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頌者以其成功告於神明作頌也）大漢初定日不暇給（言不暇崇文化）至於武宣之世迺崇禮官考文章（武帝宣帝始立禮官考較文章）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律之事（門旁有銅馬故謂之金馬門金馬門宦者署漢時有賢良並待詔於此石渠閣名主較秘書署司也樂府聚樂之府協律都尉武帝置之以考較律呂者）以興廢繼絕潤色鴻業是以衆庶說豫福應尤盛（言能興起遺文以光讚大業也）白麟赤鴈芝房寶鼎之歌薦於郊廟（漢武行幸雍獲白麟作白麟歌幸東海獲赤鴈作朱鴈歌甘泉宮內產芝九莖連葉作芝房歌得寶鼎后土祠旁作寶鼎歌以薦進也所獲祥瑞並令樂府作歌以進郊廟）神雀五

言語侍從之臣應金馬石渠之署

已之作賦正揄揚東京之美故舉先朝盛事述之見已寔有所本非剏爲之者也

鳳甘露黃龍之瑞以爲年紀漢宣甘露元年鳳凰至甘露降故以紀年黃龍見新豐因以改元紀記也故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虞丘壽王東方朔枚皐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寬太常孔臧大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劉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間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於後嗣抑亦雅頌之亞也故孝成之世論而錄之蓋奏御者千有餘篇成帝使謁者陳農求天下遺失之書千有餘篇而後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且夫道有夷隆學有麤密夷隆猶言汙隆也因時而建德者不以遠近易則建立也言因時

文法變化頓挫極妙唐宋名家往往多胎化于此者

立德不以古今易其法則故皐陶歌虞奚斯頌魯同見采於孔氏列於詩書其義一也奚斯魯公子魚作頌稽之上古則如彼考之漢室又如此斯事雖細然先臣之舊式國家之遺美不可闕也事言作賦之事細微也臣竊見海內清平朝廷無事京師修宮室浚城隍而起苑囿以備制度京大也師衆也浚深也隍城池也樹果曰苑畜獸曰囿西土耆老感懷怨思冀上之眷顧而盛稱長安舊制有陋洛邑之義故臣作兩都賦以極衆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言先作西都賦極陳奢麗後作東都賦盛稱法度以折之

樓昉曰讀兩都賦序則知詞賦之作亦可以觀世

變非一切鋪張誇大之謂也本朝吳處厚
賦評唐說齋中興賦序亦得此意

張以忠曰兩都賦冠冕一時與長卿子雲爭奇競爽
因四六文入集內者絕少故概弗錄獨錄
此序者以其文特典雅雍容且敘作賦本
意亦尚是先民頌述體非徒以溢美之辭
媚天子也

敘事有體首段敘其軍容次段敘其勝捷末段總收敘其所以作銘之意銘尤奇崛

遂字然後字于是字鋪敘得法

封燕然山銘 并序

維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車騎將軍竇憲寅亮聖皇登翼王室寅敬也亮信也言見敬信于君故升爲三公使輔王室納于大麓惟清緝熙言使錄萬機也乃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禦治兵于朔方鷹揚之校螭虎之士爰該六師暨南單于東胡烏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長之羣驍騎十萬元戎輕武長轂四分布于四面雷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輜車也兵車之聲如雷故云雷輜勒以八陣涖以威神八陣方陣圓陣牝陣牡陣衡陣輪陣浮沮陣鴈行陣也言勒八陣之勢以威臨之也玄甲耀日朱旗絳天遂凌高闕下雞鹿高闕山名雞鹿塞名經磧鹵絕大漠磧石地鹵鹹地也沙土曰漠直

善張聲勢

考傳驗圖二句有味

聲調琳琅

虔曰絕斬温禺以釁鼓血尸逐以染鍔温禺尸逐皆匈奴君長名號殺人以血塗鼓曰釁鍔劒鍔也然後四校橫徂星流彗掃校隊也徂行也星流言疾也彗掃言除也蕭條萬里野無遺寇于是域滅區殫反旆而旋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遂踰涿邪跨安候乘燕然跨皆越也乘上也涿邪山名安候河名也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龍庭單于祭天所將上以攄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玄靈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茲可謂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也乃遂封山刊石昭銘盛德其辭曰鑠王師兮征荒裔勦凶虐兮截海外毛詩於鑠王師又曰相王烈烈海外有截鑠美也勦絕也言美哉我王師征伐荒裔絕彼凶虐也敻其邈兮

亘。地。界。封。神。丘。兮。建。隆。嵑。音伎夐邈皆遠也亘徧也神丘燕然山也建立也隆高也嵑碑也熙。帝。載。兮。振。萬。世。廣帝之業威振無窮

林希元曰文法頓挫氣勢雄壯武功雄豪之氣溢于言外可謂能黼黻皇猷者矣

張以忠曰鋪張揚厲以彰竇氏之伐不無遺議乃其文辭遒古則宛然金石刻也

規模全倣解嘲中間多是醜邪崇正意所謂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也此篇蓋訊詆世之徇名者故設賓戲處便提出一名字為下辨駁張本

先安頓取舍著作四字以下正是諷其舍著述而攻

答賓戲

永平中為郎典校秘書專篤志于儒學以著述為業或譏以無功又感東方朔楊雄自喻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焉其辭曰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一定之論烈士有不易之分亦云名而已矣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彰是以聖哲之治棲棲遑遑孔席不暖墨突（竈上烟窗）不黔（黑也）繇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取者施行道德舍者守靜無為）著作者前列之餘事耳今吾子幸游帝王之世躬帶紱冕

進取

華寔數語便見大旨

顯號美謚猶指名字

自此至不可以貳也言時

之服。貴服浮英華湛古沉字道德譽音戀纖也龍虎之文舊矣。卒不能攄首尾奮翼鱗。振拔洿塗跨騰風雲使見之者影駭聞之者響震。徒樂枕經籍書紆屈也體衡門上無所蔕下無所根。獨攄意乎宇宙之外。銳思于毫芒之內。潛神默記。緪音亘終也以年歲然而器不賈于當已當已乃願市此貴者所謂當家也用不效于一世。雖馳辯如濤波摛藻如春華猶無益于殿最也。意者且運朝夕之策定合會之計使存有顯號亡有美謚不亦優乎。主人逌爾而笑曰若賓之言所謂見世利之華闇道德之寔守窔奧之熒燭小光未仰天庭而覩白日也。曩者王塗

須才故惜才皆得以自見然畢竟非正道而不足貴

蕪穢周失其馭侯伯方軌戰國橫騖于是七雄虓闞分裂諸夏龍戰虎爭游說之徒風颮（颮音包 急風也）電激並起而救之其餘猋（音標）飛景（音影）附霅（音閘）煜（音育 光明貌）其間者蓋不可勝載當此之時搦朽摩鈍鉛刀皆能一斷是故魯連飛一矢而蹶千金虞卿以顧眄而捐相印夫啾（啾啾 小聲）發投曲感耳之聲合之律度淫鼃而不可聽者非韶夏之樂也因勢合變偶時之會風移俗易乖迕而不可通者非君子之法也及至從人合之衡人散之亡命漂說羇旅騁辭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之

朝華夕頽福少禍多之言眞足儆夫倖險者商鞅李

斷一生履歷只此四語道破

以上言攻進取而不以正則不免于敗以下方見本意

方今大漢以下言時平聖賢無所施才

勢據徼（僥倖）乘邪（邪險）以求一日之富貴朝為榮華夕為顛頓福不盈眥禍溢于世凶人且以自悔況吉士而是賴乎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偽立韓設辯以激君呂行詐以賈國說難既遒（終也）其身乃囚秦貨既貴厥宗亦墜是以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彼豈樂為迂闊哉道不可以貳也方今大漢灑掃羣穢夷險芟荒廓帝紘恢皇綱基隆于羲農規廣于皇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函之如海養之如春是以六合之內莫不同源共流沐浴玄德稟仰太龢（音和）枝附葉着譬猶草木之植山林鳥魚之毓

所聞指聖人有一定之論以下所覿指吾子幸游帝王之世以下

皋陶箕子殷說周望齊甯漢良是立功者陸賈刘楊是立言者故總結之曰斯非亞與上而夷惠孔顏則

川澤得氣者蕃滋失時者零落參天地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今吾子處皇代而論戰國曜所聞而疑所覿欲從堥敦堥音毛堥敦小丘也而度高乎泰山懷氿濫而測深乎重淵亦未至也賓曰若夫鞅斯之倫衰周之凶人既聞命矣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于後者默而已乎主人曰何爲其然也昔者咎繇即皋陶謨虞箕子訪周言通帝王謀合神聖殷說發夢于傳巖周望兆動于渭濱齊甯激聲于康衢漢良受書于邳圯皆俟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伸同故能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勳也近者陸子優游不仕新

立德皆是固願學以敵皐傳之流者也而自託則在陸賈劉揚之閒矣

若乃伯夷六句正言已之所守

此言修志于已則神明聽之降以福祿自然有名永不廢也與上名之應

語以興董生下帷發藻儒林劉向司籍辯章舊聞揚雄譚(深也)思法言太玄皆及時君之門闈究先聖之壼奧婆娑乎術藝之場休息乎篇籍之囿以全其質而發其文用納乎聖德烈炳乎後人斯非亞歟若乃伯夷抗行于首陽柳惠降志而辱仕顏耽樂于簞瓢孔終篇于西狩(孔子作春秋以西狩獲麟而止)聲盈塞于天淵眞吾徒之師表也且吾聞之一陰一陽天地之方乃文乃質王道之綱有同有異聖哲之常故曰愼修所志守爾天符委命供已味道之腴神之聽之名其舍諸賓又不聞和氏之璧韞于荊石隋侯之珠藏于蚌蛤乎歷

兩喻最占地步而句法詞采亦工鍊華贍

復說有味

收上兩喻而以君子之眞配之有關鍵

斯文二字應上以著述爲業

末二句荅所以不攻進取而務著作之故

世莫眡（音祇視也）不知其將含景曜吐英精曠千載而流光也應龍潛于潢汙魚黿媟（音屑）之不覩其能奮靈德合風雲超忽荒而蹳（音據行也）昊蒼也故夫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先賤而後貴者和隋之珍也時暗而久章者君子之眞也若乃牙（伯牙）曠（師曠）清耳于管絃離婁眑目于毫分逢蒙絕技于弧矢般輸摧巧于斧斤良（王良）樂（伯樂）軼能于相（善相馬）馭（善馭馬）烏獲抗力于千鈞和鵲發精于鍼石研（古之善計者）桑（桑弘羊）心計于無垠走亦不任厠技于彼列故密爾自娛于斯文

唐寅曰自曼倩答客難之作楊雄諸人率慕效之

余謂世之變也詩降而爲騷騷降而爲賦賦又降而爲解嘲答戲諸作欲以自重適以自輕如此篇設賓戲云云卒者自譏自誚之語縱後來辯駁得正有甚占地步處學者愼毋效之

張以忠曰此文精彩煥發氣格絕高

此表雖摹倣子長另是一樣家數

文勢錯落可誦

然後字乃字粧點所以艱難處德力三句總結上三段

漢楚異姓諸侯王表

昔詩書述虞夏之際舜禹受禪積德累功洽于百姓攝位行政考之于天謂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考之于天知已合天心不也經數十年然後在位殷周之王乃繇契稷脩行仁義歷十餘世至于湯武然後放殺秦起襄公章文繆獻言秦之初大起于襄公至文公繆公獻公更章著也孝昭嚴嚴謂莊襄王後漢時避明帝諱以莊爲嚴稍蠶食六國蠶食謂吞滅之如蠶食葉也百有餘載至始皇乃并天下以德若彼用力如此其囏難也囏古艱字秦旣稱帝患周之敗以爲起于處士橫議諸侯力爭四夷交侵以弱見奪于是削去五等墮城銷刃箝語燒書箝語謂箝

獨論秦以起漢

古世相革以下總收上文無纖毫罅漏鐫金石二句一字不可更易

閉士人之口內鋤雄俊外攘胡粤用一威權爲萬世安令威權一歸于已然十餘年間猛敵横發乎不虞虞度也意所不虞度謂之不虞適戍彊于五伯謫庶陳勝吳廣閭閻偪于戎狄閭閻陳勝之屬言其偪秦甚于戎狄也嚮應瘠于謗議奮臂威于甲兵鄉秦之禁適所以資豪傑而速自斃也禁謂墮城銷刃箝語燒書之屬也是以漢亡尺土之階繇一劍之任五載而成帝業書傳所記未嘗有焉何則古世相革革變也皆承聖王之烈今漢獨收孤秦之弊鐫金石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其勢然也故據漢初受命譜十八王月而列之天下一統迺以年數訖于孝文異姓盡矣

丘　濬曰此叙大槩秦楚月表潤色而成之者文極高而論亦正大當是諸序之冠

張以忠曰琢鍊精工格法峻絜

特叙周秦以起漢叙事之體如此　周秦與亡氣象一覽具在目中言言中窾　此篇以盛衰强弱四字爲綱故此云盛衰末即以强弱字收之此章法也　首爲親親賢賢褒表功德闕諸盛衰深根固本爲不

諸侯王表

昔周監於二代三聖制法〔師古曰三聖謂文王武王及周公也〕立爵五等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周公康叔建於魯衛各數百里太公於齊亦五侯九伯之地〔臣瓚曰禮記王制云五國以爲屬屬有長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　師古曰五侯五等諸侯也九伯九州之伯也伯長也〕詩載其制曰介人惟藩大師惟垣大邦惟屏大宗惟翰懷德惟寧宗子惟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詩大雅板之詩也介善也藩籬也屏蔽也垣牆也翰幹也懷和也俾使也以善人爲之藩籬謂封周公康叔于魯衛以太師爲垣牆謂太公于齊也大邦以爲屏蔽謂成國諸侯也大宗以爲楨幹謂王之同姓也能和其德則天下安寧分建宗子則列城堅固城不可使墮壞宗不可使單獨單獨墮壞則畏懼斯至〕所以親親賢賢

可拔次節按云故盛則周召云云衰則五伯云文勢甚緊此句法也說周處云詳說秦處略敘數語說周處則曰親親賢賢褒表功德說秦處則曰姍笑三代盪滅古法享國修短之殊大略可見此文字中稍着字眼處

褒表功德（師古曰親賢俱封功德並建）關諸盛衰深根固本爲不可拔者也故盛則周邵相其治致刑錯衰則五霸扶其弱與共守自幽平之後日以陵夷（師古曰陵夷言如山陵之漸平夷謂頹替也）至虖阸陿河洛之間（應劭曰阸者狹也陿者踦驅也西迫彊秦東有韓魏數見侵暴踦驅不安也師古曰阸音於懈反陿音陋）分爲二周（師古曰謂東西二周也）有逃責之臺被竊鈇之言（服虔曰周赧王負責無以歸之主迫責急乃逃于此臺後人因以名之劉德曰洛陽南宮誃臺是也應劭曰竊鈇謂出至路邊竊取人鈇也師古曰應說非也鈇鉞王者以爲威用斬戮也言周室衰微政令不行于天下雖有鈇鉞無所用之是謂私竊隱藏之耳）然天下謂之共主（如淳曰雖至微弱猶共以爲之主）彊大弗之敢傾歷載八百餘年數極德盡既於王赧（師古曰既亦盡也）降爲

周過其歷秦不及期二句總收上二段意

庶人。用天年。終。號位巳絕於天下。尚猶枝葉相持。莫得居其虛位。海內無主三十餘年。師古曰秦昭襄王五十二年周初亡五十六年昭襄王卒孝文王立一年而卒莊襄王立四年而卒子政立二十六年而乃并天下自號始皇帝是爲三十五年無主也秦據埶勝之地。騁狙詐之兵。應劭曰狙伺也因間伺隙出兵也狙音若蛆蠶食山東。壹切取勝。因矜其所習。自任私知。姍笑三代。盪滅古法。師古曰姍古訕字也竊自號爲皇帝。而子弟爲匹夫。內亡骨肉本根之輔。外亡尺土藩翼之衛。陳吳奮其白梃。劉項隨而斃之。故曰周過其歷。秦不及期。國埶然也。應劭曰武王克商卜世三十卜年七百今乃三十六世八百六十七歲此謂過其歷也秦以諡法少恐後世相襲自稱始皇子曰二世欲以一迄萬今至子而亡此之謂不

二等之爵大者王小者侯史遷河渠等書叙地勢獨詳披閱者画孟堅此表詳述分封之制亦參錯可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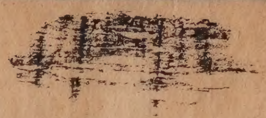
看他後面轉折得好

叙分地處錯綜自然

期及也◎漢興之初海内新定◦同姓寡少◦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剖裂疆土◦二等之爵◦項羽曰漢封功臣大者王小者侯也功臣侯者百有餘邑尊王子弟大啓九國◦自鴈門以東◦盡遼陽爲燕代◦常山以南◦大行左轉◦度河濟◦漸于海◦爲齊趙◦師古曰大行山名也左轉亦謂自大行而東也漸入也一曰浸也穀泗以往◦奄有龜蒙◦爲梁楚◦晉灼曰水經曰泗水出魯汴縣臣瓚曰穀在彭城泗之下流爲穀水師古曰奄覆也龜蒙二山名東帶江湖◦薄會稽◦爲荊吳◦文穎曰郎今吳也高高六年爲荊國十年更名吳師古曰荊吳同是一國北界淮瀕◦略廬衡◦爲淮南◦師古曰瀕水涯也音頻又音賓廬衡二山名也波漢之陽◦亘九嶷◦爲長沙◦鄭氏曰波音陂澤之陂孟康曰亘竟也音古贈反師古曰波漢之陽者循漢水而往也水北曰陽波音彼皮反

秦失之不分封漢文以後失之削弱高祖雖矯枉過正卒賴以折諸呂之難成太宗之業亦未爲失也安危之機豈不以封建哉一篇主篇関鍵全在此數句

又音彼義反九嶷山名有九峯在零陵營道嶷音疑諸侯比境周帀三垂外接胡越師古曰比謂相接次也三垂謂北東南也比音頻寐反天子自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師古曰三河河東河南河內也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師古曰十五郡中又往往有列侯公主邑也而藩國大者夸州兼郡連城數十師古曰夸音跨宮室百官同制京師可謂矯枉過其正矣師古曰矯與撟同正曲也正曲曰撟言撟秦孤立之敗而大封子弟過於强盛有失中也雖然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孝惠亨國又淺高后女主攝位而海內晏如師古曰晏如安然也亡狂狡之憂卒折諸呂之難成太宗之業者亦賴之於諸侯也然諸侯原



與上大啟九國以下相反文勢亦相照應

復提景帝武帝分說入衰

本以大末流濫以致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師古曰易睽卦九四爻辭曰睽孤見豕負塗睽孤乖剌之意故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鼂錯之計削吳楚武帝施主父之冊下推恩之令使諸侯王得分戶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藩國自析自此以來齊分為七師古曰謂齊城陽[illegible]北濟南淄川膠西膠東也趙分為六師古曰謂趙平原眞定中山廣川河間也梁分為五師古曰謂梁濟川濟東山陽濟陰也淮南分為三師古曰謂淮南衡山廬江皇子始立者大國不過十餘城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矣如淳曰長沙之南更置郡燕代以北更置緣邊郡其所有饒利兵馬器械三國皆失之也景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減黜其官師古

乎是文章血脈處他他人必直接哀平說去便無味加此數語許多春容

日謂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損大夫謁者諸侯長丞員等也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服虔曰仕於諸侯爲左官絕不得使仕於王侯也應劭曰人道上右今舍天子而仕諸侯故謂之左官也師古曰左官猶言左道也皆僻左不正應說是也漢時依上古法朝廷之列以右爲尊故謂降秩爲左遷仕諸侯爲左官也設附益之法張晏曰律鄭氏說封諸侯過限曰附益或曰阿媚王侯有重法也師古曰附益者蓋取孔子云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之義也皆背正法而原於私家也諸侯惟有得衣食稅租不與政事師古曰與讀曰預至於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屬疏遠師古曰言非始封之君皆其後裔也故於天子益疏遠矣生於帷牆之中不爲士民所尊執與富室亡異而本朝短世國統三絕師古曰謂

漢初諸侯盛强故能折呂
成哀平皆早崩又無繼

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師古

氏之難哀平之際宗室卑弱棟幹微撓故王莽乘四父歷世之權一旦敢起而成其篡奪

收拾漢與一段綱領

曰殫盡也音單亡所忌憚生其姦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顓作威福廟堂之上不降階序而運天下詐謀既成遂據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馳傳天下班行符命漢諸侯王厥角稽首應劭曰厥首頓也角者額角也稽首首至地也言王莽漸漬威福日久亦值漢之單弱王侯見莽篡弒莫敢怨望皆頓角稽首至地而上其璽綬也奉上璽韍惟恐在後師古曰韍音弗璽之組也或迺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是以究其終始彊弱之變明監戒焉

劉辰翁曰余讀孟堅諸侯王表輒喟然歎曰諸侯猶沙也有天下者惟能搏而聚之耳堯舜之世猶以漆搏沙無時而解非威驅而令肅

之也三代之世猶以膠摶沙雖有時而融
不什然離也故以子孫傳數百年必有無
道之君而後衰又繼而得賢焉則復興必
有大無道如桀紂而又有賢聖諸侯如商
湯周武王者間之而後亡其無道未如桀
紂者不亡無道如桀紂而無聖賢諸侯適
丁其時而間之亦不亡伯世諸侯猶以水
摶沙其合也若不可開猶水之氷然一旦
消什則渙然離矣其下者以力聚之猶以
手摶沙拳則合放則散此周秦與漢之大

略也哉

汪道昆曰此敘本史記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而成之敘事而略帶議論大都言周可爲法秦可爲監而漢以剖封之故削之太甚所以有王莽之簒

張以忠曰周秦兩代之興亡漢家已事之得失歷歷剖明簡潔精爽而全篇敘次段落尤彭極結構可謂神工鏤鏇斧鑿無痕

此篇詞調暢足流美聖人能爲之節而不能絕是禮樂前一層話頭見理殊透

禮樂志

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治身者斯須忘禮則暴嫚入之矣斯須猶須臾爲國者一朝失禮則荒亂及之矣人函天地陰陽之氣有喜怒哀樂之情函包容也讀與含同天禀其性而不能節也聖人能爲之節而不能絕也故象天地而制禮樂所以通神明立人倫正情性節萬事者也人性有男女之情妒忌之別爲制婚姻之禮有交接長幼之序爲制鄉飲之禮有哀死思遠之情爲制喪祭之禮有尊尊敬上之心爲制朝覲之禮哀有哭踊之節樂有歌舞之容正人足以副其誠

此孝經載孔子語　同謂同于和樂異謂尊卑爲異　俱是至理俱是至言

邪人足以防其失副稱也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苦惡也辟讀曰僻鄉飲之禮廢則長幼之序亂而爭鬬之獄蕃喪祭之禮廢則骨肉之恩薄而背死忘先者衆先者先人謂祖考朝聘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而侵陵之漸起故孔子曰安上治民莫譱古善字于禮移風易俗莫善于樂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政刑四達而不誖誖乖也則王道備矣樂以治內而爲同禮以修外而爲異同則和親異則畏敬和親則無怨畏敬則不爭揖讓而天下治者禮樂之謂也二者並行合爲一體畏敬之意難見則

著之于享獻辭受登降跪拜見謂彰顯也和親之説難形則發之于詩歌詠言鍾石筦弦説讀曰悅形亦見也蓋嘉其敬意而不及其財賄美其歡心而不流其聲音流移也心不移溢于聲音也故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此禮樂之本也故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茅坤曰説禮樂剴切逼眞史記禮書則引荀子樂書則引樂記此足以補其闕矣

張以忠曰論禮樂而説及政刑是識力貫串處而理

極融[illegible]

叙刑法最爲詳悉而詞勁徤意委曲愈玩愈有味

志論刑而先以禮言蓋爲國以禮禮不足而始以刑濟之此論語道德齊禮之遺意故志中到底不脫禮

刑法志

夫人宵天地之貌（宵與肖同貌古貌字頭圓象天足方象地）懷五常之性聰明精粹有生之最靈者也爪牙不足以供耆（耆讀嗜）欲趨走不足以避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役物以爲養任智而不恃力此其所以爲貴也故不仁愛則不能羣不能羣則不勝物不勝物則養不足羣而不足爭心將作上聖卓然先行敬上博愛之德者衆心說而從之從之成羣是爲君矣歸而往之是爲王矣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爲天下王聖人取類以正名而謂君爲父母明仁愛德讓王道之本也愛待敬

字其曰用之有本末又曰本末有序皆與王道之本一句相應

而不敗德須威而久立故制禮以崇敬作刑以明威也聖人既躬明哲之性必通天地之心制禮作教立法設刑動緣民情而則天象地故曰先王立禮則天之明因地之性也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曜殺戮也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也書云天秩有禮天討有罪故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五禮吉凶軍賓嘉因天討而作五刑大刑用甲兵以六師誅暴亂其次用斧鉞斬刑中刑用刀鋸刀割刑鋸刖刑也其次用鑽鑿鑽子端反鑽臏刑也鑿黥刑也鑽鑽去其臏骨也臏頻忍反薄刑用鞭朴朴杖也大者陳諸原野謂征討所殺也小者致之市朝大夫以上尸諸朝士以下尸諸市其所繇來者上

以上本刑法之所由來以下因論刑而及于歷代之兵制兵賦兵法以爲漢與起案

歷叙文法變化

矣自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黃帝炎帝弟也炎帝號神農火行也後子孫暴雹黃帝伐之故言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定水害共工主水官也少昊氏衰秉政作害顓頊伐之本主水官因爲水行也唐虞之際至治之極猶流共工放驩兜竄三苗殛鯀然後天下服夏有甘扈之誓謂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殷周以兵定天下矣天下既定戢藏干戈教以文德而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司馬夏官卿掌邦政軍旅屬焉萬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則六軍也因井田而制軍賦周道衰法度墮至齊桓公任用管仲而國富民安于是乃作內政而寓軍令焉寓軍令于內政之中卒伍定乎里軌政成乎郊齊桓既沒晉文接之亦先定其民作被廬之法

叙事最爲簡古

蒐于被廬之地作執秩以爲六官之法因以名之也被廬晉地也總師諸侯迭爲盟主然其禮已頗僭差又隨時苟合以求欲速之功故不能充王制二伯之後寖以陵夷至魯成公作丘甲丘十六井也止出戎馬一疋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也乃出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今乃使丘出甸賦違常制也哀公用田賦田賦者別計田畝及家財各爲一賦言不依古制役煩斂重也蒐狩治兵大閱之事皆失其正春秋書而譏之以存王道于是師旅亟動百姓罷敝亟屢也無伏節死難之誼春秋之後滅弱吞小並爲戰國稍增講武之禮以爲戲樂用相夸視音示而秦更名角抵先王之禮沒于淫樂中矣雄桀之士因埶輔時作

文法勁徤

喻得迫切詞亦雅飾

爲權許以相傾覆吳有孫武齊有孫臏魏有吳起秦有商鞅皆禽敵立勝垂著篇籍當此之時合從連衡轉相攻伐代爲雌雄代迭也齊愍以技擊彊兵家之技巧技巧者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魏惠以武卒奮秦昭以銳士勝世方爭于功利而馳說者以孫吳爲宗時唯孫卿明于王道孫卿楚人姓荀名況避漢宣帝之諱故改曰孫卿而非之曰彼孫吳者上埶利而貴變詐施于暴亂昏嫚之國君臣有閒言有閒隙不諧和也上下離心政謀不良故可變而詐也夫仁人在上爲下所卬讀仰猶子弟之衛父兄若手足之扞頭目何可當也鄰國望我歡若親戚芬若椒蘭顧視

其上猶焚灼仇讐人情豈肯爲其所惡而攻其所好哉故以桀攻桀猶有巧拙以桀詐堯若卵投石夫何幸之有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

> 殷頌長發之詩也武王湯也虔敬也遏止也言湯建號興師本由仁義雖執戚鉞以敬爲先故得如火之盛無[illegible]止也

言以仁義綏民者無敵于天下也孫卿之論刑也曰世俗之爲說者以爲治古者無肉刑

> 治古謂上古至治之時也

有象刑墨黥之屬菲屨赭衣而不純

> 菲草屨也純緣也衣不加緣示有恥也

是不然矣以爲治古則人莫觸罪邪豈獨無肉刑哉亦不待象刑矣

> 人不犯法則象刑無所施也

以爲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

謂高而美

世衰則事事悖謬而刑亦隨之俱失矣

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輕民無所畏亂莫大焉凡制刑之本將以禁暴惡且懲其末也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是惠暴而寬惡也故象刑非生于治古方起于亂今也（古無象刑也所有象刑之言者近起今人惡刑之重故遂推言古之聖君但以象刑天下是治）凡爵列官職賞慶刑罰皆以類相從者也一物失稱亂之端也（稱宜也）德不稱位能不稱官賞不當功刑不當罪不祥莫大焉夫征暴誅悖治之威也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世所以治乃刑重也世所以亂乃刑輕也）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也書云刑罰世重世輕

刑重刑輕各有其弊則去殺之道從可知矣

此之謂也○周書甫刑之辭也言刑罰輕重各隨其時所謂象刑惟明者言象天道而作刑○虞書咎繇方祇厥敘方施象刑惟明言敬其次敘施其治刑皆明白也安有菲屨赭衣者哉○孫卿之言既然又因俗說而論之曰禹承堯舜之後自以德衰而制肉刑湯武順而行之者以俗薄于唐虞故也今漢承衰周暴秦極敝之流俗已薄于三代而行堯舜之刑是猶以鞿古覊字而御駻音捍突違救時之宜矣且除肉刑者本欲以全民也今去髡鉗一等轉而入于大辟以死罔民失本惠矣故死者歲以數萬刑重之所致也至乎穿窬之盜忿怒傷人男女淫佚吏為姦臧若此之惡髡鉗

深中時吏之弊

又歸根禮樂卓識

之罰又不足以懲也故刑者歲十萬數民既不畏又曾不恥刑輕之所生也故俗之能吏公以殺盜爲威專殺者勝任奉法者不治亂名傷制不可勝條是以罔密而姦不塞刑蕃（塞止也蕃多也）而民愈嫚必世而未仁百年而不勝殘誅以禮樂闕而刑不正也豈宜惟思所以清原正本之論刪定律令篹（音撰）二百章以應大辟其餘罪次于古當生今觸死者皆可募行肉刑（欲死邪欲腐邪）及傷人與盜吏受賕枉法男女淫亂皆復古制爲三千章詆（謂誣也）欺文致微細之法悉蠲除如此則刑可畏而禁易避吏不專殺法無二門輕重當罪民

此篇引援切實過接處尤有筋文之有繩尺者

命得全合刑罰之中殷天人之和殷亦中也順稽古之制成時雍之化成康刑錯雖未可致孝文斷獄庶幾可及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書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言爲政而宜于民者功成事立則受天祿而永年命所謂一人有慶萬民賴之者也

茅坤曰漢書志刑法以兵與刑而串言之者此雖本古者臯陶作士大端然居官以來司馬統六師司寇詰奸慝其來久矣

張以忠曰雄博精碩絕爲宏暢

又曰中多不刊名論

三代以來御夷之槩盡之矣

通篇論和親征伐俱非御夷長策而來則懲去則守者斯合先王以不治治之之道也正意臨末乃見

匈奴傳贊

書戒蠻夷猾夏虞書舜典載舜命皐陶作士之言也猾亂也夏謂中夏諸國也詩稱戎狄是膺魯頌閟宮之詩美僖公與師與齊桓討難膺當也春秋有道守在四夷春秋左氏傳昭三十二年楚囊瓦爲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言德及遠久矣夷狄之爲患也故自漢興忠言嘉謀之臣曷嘗不運籌策相與爭于廟堂之上乎高祖時則劉敬呂后時樊噲季布孝文時賈誼鼂錯孝武時王恢韓安國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見各有同異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終始也自

海內虛耗戶口未蕃而欲遠事四夷力本不能約結和親非高帝之志也

漢興以至于今曠世歷年多于春秋其與匈奴有脩文而和親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詘伸異變彊弱相反是故其詳可得而言也昔和親之論發于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遺單于冀以救安邊境孝惠高后時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爲衰止而單于反以加驕倨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六郡謂隴西天水安定北郡上郡西河其安定

精整之中時復疏宕最有神檢

天水西河武帝所置耳史本其土地而追言也馳射上林講習戰陳聚天下精兵軍于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歎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復欲守舊文頗增其約以為義動君子利動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說也此說謂勸諭獨可說以厚利結之于天耳此說讀曰悅故與之厚利以沒其意師古曰沒溺也與盟于天以堅其約質其愛子以累其心累音力瑞反匈奴雖欲展轉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奈殺愛子何展轉謂移動其心夫賦斂行賂不足以當三軍之費城郭之固無以異于貞士之約堅城固守不勝遣貞士為和親之約也而

草蛇灰線絕無痕跡見筆力貫串之妙

宋人直坐此

使邊城守境之民父兄緩帶稚子咽哺（咽吞也哺謂所食在口者）也胡馬不窺于長城而羽檄不行于中國不亦便于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乃知其未合于當時而有闕于後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克獲而士馬物故亦略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師古曰復音扶目反）其桀驁尚如斯（師古曰驁與傲同）安肯以愛子而為質乎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師古曰襲重也重疊為其事）夫邊城不選守境武略之臣修

深識名言千古不磨

故呼韓邪以下推本言之

障隧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邊寇而務賦斂于民遠行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寇讐信甘言守空約而幾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幾讀曰冀）至孝宣之世承武帝奮擊之威直匈奴百年之運（直當也）因其壞亂幾亡之阸（幾近也）權時施宜覆以威德然後單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稱藩賓于漢庭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晏晚也）三世無犬吠之警藜庶亡干戈之役（藜古黎字）後六十餘載之閒遭王莽篡位始開邊隙單于由是歸怨自絕莽遂斬其侍子邊境之禍構矣

故呼韓邪始朝于漢漢議其儀而蕭望之曰戎狄荒

班固引仲舒之言和親而斷之曰漏信乎其漏也仲舒此言蓋與賈生五餌之說畧同後世亦有用之以餌禍息爭者矣然卒無益焉祇費民財損國威耳

仲舒之言句串前態轉

服言其來服荒忽無常時至時去宜待以客禮讓而不臣如其後嗣遂逃竄伏遂古遁字使于中國不爲叛臣及孝元時議罷守塞之備侯應以爲不可可謂盛不忘衰安必思危遠見識微之明矣至單于咸棄其愛子昧利不顧侵掠所獲歲鉅萬計而和親賂遺不過千金安在其不棄質而失重利也仲舒之言漏于是矣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媮恃一時之事者未可以經遠也媮與偷同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故先生度土中立封畿度音大各反中音行仲反分九州列五服九州五服解並在前物土貢制外內物土貢者各因其土所生之物

此下纔發出正論班固謂聖人之于夷狄不與約誓則後世之窮兵出塞者非矣然則如之何則可固曰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斯二言者所謂治戎之上策也若夫使曲在彼之一言又直得聖人正義明道之心躬自厚

而貢之也制外內謂五服之差遠近異制或修刑政或昭文德遠近之埶異也是以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春秋成十五年諸侯會吳于鍾離公羊傳曰曷爲殊會吳外也曷爲外春秋內中國而外諸侯內諸夏而外夷狄也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辟居北垂塞露之野辟讀曰僻逐草隨畜射獵爲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師古曰雍讀曰壅天地所以絶外內也是故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內疏而不戚師古曰戚近也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

而薄責人之道也

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師古曰懲謂使其創乂）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使曲在彼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

唐順之曰此篇議論敘事夾襍最為奇作中間以仲舒之論貫串武宣王莽之事尤是筆力變化

張以忠曰綜核漢家議論事功而折衷之識正筆偉漢書中極大文字

此賛先叙武帝窮兵侈欲以致賦繁而盜起而後纔着西域且曰盛德在我無取于彼則其不足之意已慾然于言表末又及建武以來一段則馭夷之道又班氏遵特意也

此議論中叙事。

西域傳贊

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師古曰圖謀也從音子容反乃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遭值文景玄默養民五世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彊盛故能睹犀布瑇瑁則建珠崖七郡師古曰瑇音代瑁音妹感枸醬竹杖則開牂柯越嶲師古曰枸音矩聞天馬蒲萄則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後宮如淳曰文甲即瑇瑁也通犀中央色白通兩頭蒲稍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于黃門孟康曰四駿馬名也師古曰稍馬音所交反鉅象

班氏之贊是也武帝通西域其說謂絕匈奴之援西域諸國皆小邑或不滿百戶寔不能與匈奴相進退叙述最奇妙

獅子、猛犬、大雀之羣、食于外囿。師古曰巨亦大殊方異物、四面而至。于是廣開上林、穿昆明池、營千門萬戶之宮、立神明通天之臺、興造甲乙之帳、師古曰其次非一以甲乙次第名之也。落以隨珠和璧、師古曰落與絡同天子負黼依、襲翠被、馮玉几而處其中。師古曰依讀曰扆如小屏風而畫爲黼文也白與黑謂之黼又謂斧形襲重衣也被音皮義反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海中碭極、漫衍魚龍、角觝之戲、以觀視之。晉灼曰都盧國名也李奇曰都盧體輕善緣者也碭極樂名也師古曰巴人巴州人也俞水名今渝州也巴俞之人所謂賨人也勁銳善舞本從高祖定三秦有功高祖喜觀其舞因令樂人習之故有巴俞之樂漫衍者即張衡西京賦所云巨獸百尋是爲漫延者也魚龍者爲舍利之獸先戲于庭極畢乃入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魚跳躍

漢之不爲七秦者幸耳

筆力陡絕

漱水作霧障日畢化成黃龍八丈出水敖戲于庭炫耀日光西京賦云海鱗變而成龍即爲此色也俞音踰碭音大浪反衍音弋戰反視讀曰示觀示者視之令觀也及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于用度不足乃榷酒酤筦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筭至舟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財用竭師古曰屈音其勿反因之以凶年寇盜並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繡杖斧斷斬于郡國然後勝之是以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且通四域近有龍堆遠則葱嶺身熱頭痛縣度之阸淮南杜欽楊雄之論皆以爲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絕外內也書曰西戎即序師古曰禹貢之辭也序次也禹既

結調何等高古

就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貢物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衆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絶道里又遠得之不爲益棄之不爲損盛德在我無取于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唯其小邑鄯善車師界迫匈奴尚爲所拘而其大國莎車于闐之屬數遣使置質于漢願請屬都護聖上遠覽古今因時之宜羈縻不絶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卻走馬義兼之矣亦何以尚茲

丘濬曰自古帝王皆以能致外夷以爲盛德殊不知德在華夏文明之地而與彼之荒落不毛之區無與焉固所謂得之不爲益棄之不爲損盛德在我無取于彼眞知言哉

盧舜治曰自武帝始通西域之後至明帝遣使天竺佛遂入我中國矣讀兩漢西域傳于二帝不能不致憾焉

張以忠曰孝武雄圖摹寫殆盡而叙窮兵黷武之害尤足爲後世永鑑

開邊釁者唐蒙司馬相如而諸臣踵而導之武帝喜窮兵而諸臣適中其欲也

西南夷兩粵朝鮮贊

楚粵之先歷世有土及周之衰楚地方五千里而勾踐亦以粵伯（師古曰伯讀曰霸）秦滅諸侯唯楚尚有滇王漢誅西南夷獨滇復寵及東粵滅國遷衆繇王居股等猶爲萬戶侯三方之開皆自好事之臣故西南夷發于唐蒙司馬相如兩粵起嚴助朱買臣朝鮮由涉河遭世富盛動能成功然已勤矣（師古曰已甚也言其事甚勤勞）追觀太宗填撫尉佗（師古曰言文帝以恩德安撫之也填音竹刃反）豈古所謂招携以禮懷遠以德者哉（師古曰春秋左氏傳僖七年諸侯盟于甯母管仲言于齊侯曰臣聞之招携以禮懷遠以德携謂離貳者也懷來也言有離貳者則招集之恃險遠者則懷來之也）

故贊引之

林稚隆曰先王以德禮招携懷逺無事于勤兵矣好事之臣何庸以開邊釁哉贊不滿五臣之意溢于言表

張以忠曰精密嚴古極其整鍊而器局尤妙

利口覆邦家一篇斷案引伍被當誅以見蒯通之幸

從春秋詩書說來忙中插入此三句則文勢優游

字不滿二百而援經典者四援史傳者十有三是班孟堅煅煉文字

蒯伍江息夫傳贊

仲尼惡利口之覆邦家蒯通一說而喪三雋其得不烹者幸也伍被安于危國身爲謀主忠不終而詐讐誅夷不亦宜乎書放四罪詩歌青蠅春秋以來禍敗多矣昔子翬謀桓而魯隱危欒書搆郤而晉厲弒豎牛奔仲叔孫卒郈伯毀季昭公逐費忌納女楚建走宰嚭譖胥夫差喪李園進妹春申斃上官訴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縊伊戾坎盟宋座死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奸東平誅皆自小覆大繇疏陷親可不懼哉

眞德秀曰此贊詞簡事悉曲盡利口覆敗之迹人君
讀此自當知所警懼
聶豹曰讀古人文字須識他文法錯綜處如此贊
不叙蒯伍與江息夫並却叙江息夫與下
數子並是孟堅弄巧手段
唐順之曰讀此可以知鍊語法
張以忠曰精鍊而氣骨特蒼古

